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軒苑卮言附錄三

蘭亭禊叙唐文皇初得之命趙模馮承素諸葛貞之流
搨本以賜諸王後禊叙入玉匣從葬昭陵而搨本存人
間者尚直數萬錢至定武石刻謂為歐陽率更所搨石

本留禁中因未經摸搨獨為完善契丹德光携以北至
殺狐林而棄之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壻李學究得石其
子負官緝宋景文以帑金代輸取石寘官庫愛重之非
貴游不易得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厭其請乞乃另摸一
石以應人而其子紹彭竊易古刻歸於湍流落左右剗
損一二筆以為識大觀中紹彭子嗣昌進御府置宣和
殿金人之亂不知所在然則定武本有三未損本初搨
也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緣不損本有

真贗而損本的然故以為貴正如閣帖之有銀錠紋耳
山谷謂蘭亭詩叙二本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
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可亂一本門下蘇侍郎所藏
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
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處
竟是定武刻優耳又云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
元斷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
可想其風流董逌則謂定武本出於湯普徹不知其何

據也

胡若思謂蘭亭諸帖外復州梨本第一豫章梨本次之劉無言重刻本次之餘不及也劉無言本即張澂家刻石褚摹本也

褚摹蘭亭按米元章書史謂蘇耆家蘭亭三本第一本是參政蘇易簡題云云第三本唐粉蠟紙在舜欽房筆法在第一本上第二本在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范文正王堯臣跋舜元子蘇治與余善以王維雪景

六幅李玉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
盡少長字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
鈎廻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
見鋒斃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研筆處賊毫
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
韓道政諸葛貞趙模之流搨賜王公者碾花真玉軸紫
錦裝背舜元題為褚遂良摹今按元章跋尾云右米姓
秘玩天下蘭亭本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

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樞賜
王公貴人著於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為褚遂良樞
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鉤填
或清潤有秀氣轉拙毫芒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
所不能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
為定磼磼客星宣晉所得卷器泉石流腴翰墨戲著淡
標書存馬式鬱昭陵玉盃已出戎溫無類誰寶茲物水
月何殊志專用一繡縕金鑄瑤機錦綺猗歟元章守之

勿失又壬午閏九月六日大江濟川亭穀寶晉齋艎對
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風銷暑重裝後入光堯內府米友
仁鑒定為唐人雙鈞賜本復入張循王家張激摹勒上
石此本余購得之而真蹟不知所往矣陳縝熙翰林得
褚禊帖謁一時館閣諸名公題跋皆以為即此本然無
文正才翁題與諸公印識第米跋尾云右米姓秘玩天
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
貞之流摸賜王公褚遂良時為起居郎蓋檢校而已此

後同贊內志專用一作乃一又題元祐戊辰獲此書崇
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不應壬
午六月於濟川亭復裝一本而中間跋尾又真米書
余久乃悟米得真本因別作一膺本以圖購易他書畫
又恐其亂真故不作文正才翁跋及稍易跋語耳緝熙
將歿又手鈎二本分割諸公之跋總作三本其米本在
宜興吳氏次本在池灣沈氏尚佳第三本流入吾手則

太草草矣

今世人重定武本以為歐陽信本摹最為逼真美則美矣真則吾未敢信也蘭亭實行筆觀聖教序內所取者字稍大而帶行非楷也信本登善各以己意臨故定武多嚴重而褚躡時佻逸要之皆非雙鈎廓填也吾晚得一宋搨本皆行筆遒俊之甚攷之舊刻聖教序無不脗合以為元章所稱三米帖而未信莫是龍極愛賞之品定武上而周天球不取也蓋二子各以其質之所近而好尚耳最後得一本乃真定武雖小剥蝕而風神氣韻自

絕余嘗有一歌題其後云一字能開八法先分身立作
諸家式上言永字下則全文也

陶宗儀記蘭亭一百十七刻凡十冊乃宋理宗內府藏
後入賈平章家至元末於錢唐謝氏處見之以脩城本
壓卷定武有古刻闊行肥瘦板石缺石斷石及兩京斷
石新舊梅花復州鼎州金陵三米張循王家刻唐貞觀
太清開皇秘省內殿內司京師玉堂皆在其它如玉枕
小字彭城小字秦少游小字柳誠懸大書孫過庭吳說

草字蔡君謨薛紹彭輩臨筆皆在真希世之寶也

陶九成載諸帖始末云太清樓者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蹟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卷末題云云乃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二十二卷為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於

家為石本而傳寫字多謬舛世稱為潘駢馬帖其次序
卷帖雖與淳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增益耳後潘氏
析居分而為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補刻餘帖名東庫
本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為次
序後避完顏亮諱於庚亮帖內亮字皆去亮字右邊轉筆謂
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
清烏鎮彭州資州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
帖者慶歷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

希白摹刻不寘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法
帖而字行頗高與閣本差不同歲月亦異中間謬處甚
多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
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
元祐間劉次莊以閣帖十卷摹刻戲魚堂除去篆題而
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於利州黔江
者黔人秦世章摸希白帖載入黔中壁之黔江紹聖院
後有湯世臣重摹字鼎帖板本校諸帖增最多此外有

淳熙脩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
劉後村云閣帖為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
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摹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於
尋行數墨其字比之淳化為勝東坡推潭勝閣韓侂胄
家開羣玉字帖好薛紹彭家亦有字帖好

然則收閣帖者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無銀錠紋初搨者
上也必不可得矣有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也

大觀聲價在濃淡之間絳次之脩內司又次之臨江潭
泉又次之餘不必蓄也

楊用脩云宋世集帖傳於今日絕少大觀帖蔡京所摹
予及見之雪溪堂王庭筠所刻寶晋齋曹日新所刻漱
心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絕妙秘閣續帖於王宜學處見之
又聞其家有鍾山草堂刻梁人書奇勁未之目也皇象
天璽石刻雄偉冠世尚有之

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毅蘭

亭而已宣示三疊渡江卒入敬仁之棺蘭亭萬金巧購
終殉昭陵之墓樂毅摹本耳安樂變亂竟貽老嫗竈火
之辱惜哉右軍臨宣示在宋有之今入淳化閣帖蘭亭
定武石刻尚值數百金樂毅論搨本佳者猶可什倍它
刻也

天下法書自諸集帖外其古碑宋搨猶有存者古篆岣
嶁禹碑石鼓文秦相嶧山碑古隸則魏受禪勸進表或
以為梁鵠或
以為鍾繇鴻都石經仲弓般阮司空王純逢童碑陰耿

氏鐙巴官鐵盆武氏石室像贊何君閣道太山孔宙耿
球蔡湛魯峻陳琢州輔楊馥楊震劉寬劉熊張遷景君
武班西嶽華山梁鵠孔廟諸碑隸兼分者蔡邕夏承碑
分兼篆者皇象天發碑小楷褚河南陰符柳誠懸度人
真書蕭誠開善法師丁道護啟法師興國寺史陵禹廟
虞永興夫子廟堂歐陽率更九成醴泉銘虞恭公化度
寺皇甫府君子蘭臺道因褚河南孟法師碑張長史郎
官壁顏魯公多寶塔元次山墓碑宋文貞碑及碑側記

東方畫贊家廟茅山八關齊功德千祿裴淮少林蕭誠
南嶽真君張從申茅山柳誠懸空祕塔復東林寺紫絲
駁西平王諸碑行書懷仁聖教褚河南枯樹聖教李北
海岳麓寺雲麾將軍娑羅寺法華寺顏魯公爭坐位祭
濠州伯父季明姪文王縉清源公碑草書唐文皇屏風
懷素自叙藏真聖母張旭春草孫虔禮書譜真草永法
師千文皆灼灼有名者也

昔人謂右軍樂毅論乃親書於石以刻者大令保母志

乃親書於碑以刻者以故無真墨跡而搨本特妙絕然
則梁武所藏與安樂所失樂毅論豈臨摹本耶按右軍謂
大令書法能紹箕裘手書以賜則書石之說亦未確也
保母誌據宋人辨以為非真

今世烜赫名筆存者鍾太傅賀捷表力命表係入宣和
內府爾時議論已屬紛紛薦季直表初不經見賀捷表
近佻季直表近媚力命雖似摹因亦弱然摠之比它書
却有意恐後人未必能偽作今天下人學鍾者俱季直

表遂爾成風

索靖出師頌亦有宣和記識攷書譜良合然宋時諸公極豔稱蕭子雲出師頌而秘殿不收蓋是唐人臨作蕭子雲頌因見閣帖內靖數行相類遂鑒定以為靖出師頌耳自永嘉南渡靖真蹟已鮮梁武湘東鳩集之繁貞觀開元購求之篤何於茲時寥寥也

江右人藏右軍破羌帖據宋搨本是乾筆絲鋒勢鬱渟可愛今筆圓而稍弱用墨亦過濃非真蹟也顏魯公祭

姪蒙本却真結法遒逸可愛

右軍裏鮚二謝袁生是宋內府藏臨本却佳

懷素自叙按米元章記云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存
其父集賢校理舜欽自寫補之今所傳真蹟有李文正
東陽吳文定寬二跋先屬之徐文靖溥其家以貽陸太
宰完後轉入嚴氏沒內帑復出歸朱忠僖家其書筆力
遒勁而形模不甚麗以故覽者有楓落吳江之歎而吳
人至今刺刺以為非真後得一舊搨本閱之與此大小

等耳其用筆全不同首六行亦有舜欽補末題一詩及
印記跋識之類甚衆然皆拖少骨力恍然竟不知其誰
真也

孫過庭書譜至妙品唯竇臮評辭少損耳其結構極得
山陰遺意石刻亦有二種皆佳其一宋時搨本然再經
石矣以故無缺文而有誤筆其一國初從真蹟摹石者
以故無誤筆而有缺文若停雲館刻不足道也

陝西刻謝靈運書非也乃中載靈運詩耳內尚有唐人

兩絕句亦非全文真蹟在蕩口華氏凡四十年購古跡而始全以為延津之合屬豐道生鑒定謂為賀知章無的據然過俊之甚上可以擬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吾所收名筆褚河南哀冊文最後得鍾太傅季直表雖時代不同而古雅則一真純綿裏鐵初看便好久看之筆盡而意無盡顏魯公裴將軍北伐詩體兼正行草筆出分篆初看使人驚愈看愈自肅然心服懷素千字文用筆似輕而極勁若縱逸而結構不踈亦須再看乃益

自有致柳誠懸禊帖詩後序初看覺有俗氣至三四看乃見其妙處愈看愈可愛蘇文忠題烟江疊嶂圖歌道媚刺眼初看極好至四五看後微覺有出入然亦是公最合作書也

又收作懷素者凡數家蘇子美甚得其勢魯直得其意態俱不得骨徐元玉祝希哲得其骨却不得意態然亦皆狂師雲仍之盛

吾家有趙吳興臨褚河南枯樹賦豐勻精密極是嘉手

後得唐人雙鈞蠟紙是第三本耳而並刻之覺不堪伯仲以此知古人未易及也

書家父子最著者魏太傅鍾繇司徒會晉右軍將軍王羲之尚書令獻之唐率更令歐陽詢蘭臺侍郎通宋禮部員外郎米芾敷文閣學士友仁及吾吳郡文待詔徵明博士彭學正嘉而已然不知人主有魏武陳思晉元晉明簡文孝武宋文宋武齊高齊武梁武簡文唐文唐高睿宗玄宗宋高宗孝人臣則漢崔寔子瑗魏韋誕子

熊晉桓溫子玄宋張茂度子永王僧綽子儉齊王僧虔
子慈梁蕭子雲子特陳蔡景歷子徵元魏王世弼子由
唐宋令文子之懸王知敬子友真徐嶠之子浩史白子
惟則宋錢淑子惟治蘇軾子過徐林子臧元趙孟頫子
雍鮮于樞子必仁揭曼碩子法明宋濂子璲也三代以
書名者杜僕射幾子幽州恕恕子征南領衛太保瓘子
黃門恒恒子侍郎璪洗馬珍王丞相導子中書令洽洽
子中書令珉都太尉鑒子司空愔愔子北海超崔黃門

潛子白馬公宏宏子司徒浩盧長史諶諶子偃偃子宏
殷不害子令名令名子郎中仲容兄弟善書者漢韋康
韋誕張芝張昶晉衛璪衛玠謝安謝尚王悅王洽陸機
陸雲庾亮庾翼王徽之凝之操之獻之六朝王慈王志
王彬唐鄭遷鄭邁鄭遇秦景通秦暉王維王縉張從申
從儀竇蒙竇泉宋蘇舜元舜欽徐競徐琛然總而言之
未有如我王氏之盛者也自晉司徒太尉以至唐石泉
公凡十餘代代不下數人

我明書法國初尚亦有人以勝國之習頗工臨池故耳
嗣後雷同影響未見軼塵吳中一振腕指神助鸞虬奮
舞為世珍美而它方遂絕響矣不揣據所聞見評識於
後

宣宗書出沈華亭兄弟而能於圓熟之外以遒勁發之
周憲王為世子久又多蓄晉唐名蹟臨摹不倦以故書
法真行醇婉無一筆失度特少腕力乏風格耳

宋克仲溫華亭人為鳳翔同守正體頗秀健出宣示戎

路而失之佻。章草是當家健筆，縱橫差少含蓄。宋廣昌裔吾吳郡人，書述云昌商熟媚，猶臣於克宋。璲仲珩學士次子，仕為中書舍人，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孝儒比之威鳳翀霄，祥雲捧日。按書述云宋氏父子不失邯鄲余嘗見其行草流动秀颖翩翩可愛。比之乃公誠青出於藍，此所謂國初三宋也。覺仲珩尤勝。

杜環字叔衡，金陵人。正書入能品，見宋承旨集。

陳文東華亭人。何元朗叢談評其書在二沈之上。余見

之亦淳美恨未脫俗耳

詹希原中書舍人善方丈署書諸宮殿額皆其手也法
書述云希原幹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余嘗見其正書
極端勁圓韻而時露俗態解大紳見前狂草名一時然
縱蕩無法又多惡筆揚用脩目為鎮宅符正書頗精妍
時又有周砥者不知里閥盧熊者崑山人晚以州守歸
書述云詹解鳴於朝周盧著於野朝者乃當讓野

沈度民則弟黎民敬華亭人俱以書顯度至翰林學士

文皇雅重之令太子諸王咸習焉粲遷左庶子至大理
少卿書述稱二子輩耀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
絕景大君宸譽遂極褒華抑在一時誠亦然耳學士工
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亦有繩削之拘非其全也
或有閒牕散筆輒入妙格人罕睹耳棘寺正書娟媚行
書傷輕因成儂浮自遠大雅危帽輕衫少年趨鞠又如
豔質明粧倩笑相對余俱有其真蹟度稍純質粲似疎
俊大抵皆未免俗去元人遠矣

楊少師士奇李布政昌祺皆廬陵人余見其真蹟頗不甚工書述云李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可觀

胡文穆善真行草名不及解大紳而遇過之北征諸鎮皆其勒石曾少詹榮奕奕有風度李忠文時勉狂草頗遒勁而少態陳祭酒敬宗差有矩獲聲華其著王文端直文安英次之大抵皆二沈流亞也

夏景峴山人太常卿蔣廷暉錢唐人吏部郎中朱孔暘太僕卿俱直內閣以書顯書述稱數子榜署紛紜易於

馳譽烟煤塞眼豈易工也其間太常獨近清潤吏部頗
主沈雄孔賜掾史手耳

吳餘慶宜黃人直內閣為通政司左叅議衛靖崑山人
仕為州吏目二君不相及然書述稱二字少自出塵趨
向甚正恨不廓且老耳餘慶書吾及見之

魏文靖驥蕭山人南京吏部尚書年九十八乃卒高文
義穀興化人少保大學士余俱有其書魏負書名雖圓
健而不免俗高乃文弱秀潤可愛而不甚著何也

徐天全有貞初名珵吳人真書法歐陽率更而加以飄動微失之弱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奇逸遒勁間有失之恠醜者祝希哲其外孫人謂書法從公來希哲頗不以為然書述亦不甚許之同時有劉珏僉事長洲人習吳興體甚精絕書述稱其無一筆失度

張南安汝弼華亭人書述稱其始者尚近前規既而幡然飄肆雖聲光海宇而知音歎駭余見其蹟頗多誠然雖豐逸妍美而結法實疏腕力極弱去素旭不啻天壤

前是華亭有黃翰者為江西按察使有墨聲書述云翰
與汝弼人絕薰蕕藝猶魯衛余亦見之似少不及最後
有張天駿者亦華亭人以書直內閣至工部尚書用南
安體更變輕弱書述稱其婢學夫人咄嗟樵爨廝養醜
穢忍澳齒牙贊列紫微郎署分科木天大可恠也當南
安時有蕭顯文明為按察僉事以狂草稱品最下又邵
文敬郡守以半江帆影落尊前句人呼為邵半江書法
稍準繩於南安亦其流輩也

詹和字仲禾錢唐人倣趙吳興體酷似之嘗作贗書以鬻又別作李懷琳楊補之得盲兒償甚夥錢文通溥弟布政博華亭人真行出自宋仲溫而少姿韻

陳白沙獻章好縛禿帚作擘窠大書中亦有一二筆佳者其稱張南安好到極處俗到極處似許具眼時有李士實者為右都御史坐寧藩事伏法其書尤瘦險醜陋而一時聲甚著二君俱不免惡札

李文正東陽真行筆頗秀潤晚節加以蒼老而不免俗

惟篆書頗佳明興曉篆法者有滕吏部用亨程太常南
雲金太常湜至文正而自負以為得書家妙訣喬少保
宇景中允暘繼之然不如金陵徐霖霖可配元周伯琦
文正大拜後每書歌詩一紙立致數金今不能博數錄
矣

姜立綱永嘉人以書直內閣至太常卿小變二沈為方
整就其體中可謂工至而不免俗累今盛行於世所謂
一解不如一解任道遜少以神童薦亦至太常卿出立

綱下

吳文定公寬真行體全法眉山書述稱不以書名貴在起雅去俗遇合作處真可嘉尚唯不能作醉翁表忠觀體耳

李應禎字貞伯初名甡長州人累官太僕少卿善懸腕疾書人有求者多怒不應以故傳世少祝希哲其子壻也書述稱其質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羣從并去根源或從孫枝飄出已性離去筋骨別安耳目蓋其所執奴

書之論至此也余所見往往有據史筆而吳人極推許
之自有持論後價稍稍減矣惟大石山聯句鍾太傅薦
季直表跋佳

王文成守仁行筆亦爽勁而結構處甚踈湛文莊若水
做陳白沙天然不及也唯署書差有骨

徐霖字子仁正行俱精雅好堆墨書神采爛然覺骨不
勝肉耳同時有金琮元玉者行草法趙吳興老健可愛
琮後有王逢元子新習聖教歐虞蘇黃諸體甚精徑寸

而上雅弱畢備已上三人皆金陵人也

陸文裕深少時作小楷精謹自謂有黃庭遺教意然不能離趙吳興也行草法李北海而亦出入吳興晚節尤妙余嘗見其於研光吳綾上書南遷諸詩風骨遒美神采奕奕射人

夏文愍言以才雋居首揆天下重其書貞珉法錦視若拱璧歿後頓不爾正行亦適美但肥過而滯老過而稚耳榜署書尤可觀

周尚書倫崑山人行書法豫章吳興至徑寸外頗遒勁而蒼鹵不甚工

張電上海人以書直內閣至禮部左侍郎得幸世宗電書極圓熟妍美所取顯重者僅姜氏體耳

吾吳郡書名聞海內而華亭獨貴沈度至學士粲初起翰林至大理少卿張天駿至尚書電至侍郎時人語曰前有二沈後有二張又吳興有凌晏如者以書授中舍遷吏科都給事中右僉都御史余見其臨洛神賦金剛

經俱有法

許侍郎成名作真行筆頗簡勁然結構疎而醜是儕中小有意者耳而暴得名許中丞宗魯稍精間有聖教遺意

朱九江曰藩寶應人頗臨晉法書絕喜祝希哲而已
意出之婉秀瀟洒絕有姿態而結法失之疎

王參政慎中晉江人行草頗亦遒逸而不諳八法未脫

塵氣

楊脩撰慎伏膺吳興而運筆塞滯指若木強者亦頗自任

羅文恭洪先頗秀潤出聖母帖而豐肉少骨穠媚有之
蒼老不足

豐吏部道生初名坊家蓄古碑刻既富一一臨摹自大
小篆古今隸章草草行無不明了而筆頗滯不能稱意
若遇其中年得意處殘篇小碣驟見之必以為古人也
陳鳴野鶴初習真書略取鍾法僅成蒸餅後作狂草縱

橫如亂芻而張尚寶遜業絕喜之楊秘圖珂者初亦習二王而後益放逸筆踈行了無風骨此皆所謂南路體也

馬司業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不可識折看亦不成章有羅鹿齡者少師之稍變為圓美而多作俗筆二人皆負以為正鋒者也

方貢士元煥在山東作行草自矜以為雄偉有力而踈野粗放備諸惡道署書稍勝亦無佛處稱尊耳時有張

書紳蘇洲者俱不知何許人書紳行草似元煥而少加圓利洲作方丈以外大書濃濁數斛信手飛步倏忽而成矯健有勢間為李王撮襟亦得唯真行多俗撰形模醜拙而高自負許良可笑也

已上三則皆適時書中惡道也

吳中丞維嶽正行取豐媚而少遒勁孝豐人

無錫王問有高名作行草及署書本無所師承而風骨遒勁滑筆縱體往往與高相歲醉翁亭記法同

無錫有俞憲者亦能署書而行筆不工

天下法書歸吾吳而祝京兆允明為最文待詔徵明王
貢士寵次之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師秘監率
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令永師河南狂素顛旭北海眉
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絕晚節變化出入不可端倪
風骨爛漫天真縱逸直足上配吳興它所不論也唯少
傳世間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種行草有俗筆為人謗寫
亂真頗可厭耳待詔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耳

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師懷素行筆倣蘇黃米及聖教
晚歲取聖教損益之加以蒼老遂自成家唯絕不作草
耳王正書初法虞永興智永行書法大令最後益以道
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奕奕動人文以法勝王以韻勝
不可優劣等也

三君子下有陳淳道復以字行正書初從文氏欲取風
韻遂成媚側行書出楊凝式林藻老筆縱橫可賞而結
搆多疎亦南路之濫觴也

吳中諸君子余所知者王司業同祖文太史甥也正行具體而微袁提學襄行草亦自疎逸王吏部穀祥正行法趙吳興雖老健而乏雅致文博士彭教諭嘉小楷皆足箕裘彭肉而圓嘉俊而佻行草則彭有懷素孫過庭法而傷率弱臨摹雙鈞俱我朝第一手也陳方伯鑒正書出入鍾顥而骨不勝肉行草至徑尺始遒署書愈大愈勝陸少卿師道中年小楷化度麻姑清麗可愛彭年孔嘉小楷師率更精工之甚大則魯公誠懸方整遒勁

行筆眉山差遠耳許太僕初真行草俱圓熟所乏風稜
周天球公瑕楷法二種一種取變宣示而肉微勝一種出
入吳興而加媚嫵黃姬水淳父正書初宗虞永興行筆
本王履吉而晚節加率張貢士鳳翼小楷擬曹娥精雅
有致微傷矜局王稚登百穀出入淳父公瑕而加尖峭
峴山俞允文仲蔚小楷絕得褚河南法而以顏柳筋骨
幹之遇所合作深可嘉尚而行筆頗倣河南稍大則兼
黃米而傷佻縱王逢年舜華本有筆而雜用之遂不成

家雲間莫布政如忠行草風骨朗朗亦善署書乃是
龍小楷精工過於婉媚行草豪逸有態

古隸在明世殊寥寥聞雲間陳文東頗合作然未之見
也獨文太史徵仲能究遺法於鍾梁一掃唐筆乃子彭
繼之亦自迺雅少傷率易耳吾州陸旅携為文氏甥妙
得其意惜三十而夭未見其止少時日從事翰墨間不
解多乞之深以為恨徵仲恒自負隸法則不讓古人而
歎於篆然余得其手文一本亦在吳興堂廡也陳道復

作篆不甚經心而自有天趣王祿之差有準繩亦善配合周公瑕亦自熟不免率易吾向游青州有高唐齊東二王者深於玉筋及大小篆皆名筆也

國朝書法當以祝希哲為上文徵仲王履吉宋仲溫宋仲珩次之陸子淵豐道生沈華亭徐元玉李貞伯吳原博又次之餘似未入品

吾吳中自希哲徵仲後不啻家臨池而人染練法書之蹟衣被徧天下而無敢抗衡雲間雖陸子淵能振其法

於寥響之後緣門戶頗峻師承者少四明豐人翁自負書數第形模既不美觀加之狼戾難親蹤跡永絕馬負圖狂翰以暴得名故昇歛之地亦有習者既貽譏大雅終非可久維揚間亦傳朱子介楷法再傳之後疎慢肥弱種種因之番禺士人近頗斐然如黎郎中惟敬於四體各有意梁禮部思伯楷法亦精皆遠得徵仲結法後進踵起未可量也

吾王氏墨池一派為烏衣馬冀奪盡今遂奄然庶幾可

望者吾季耳吾眼中有筆故不敢不任識書腕中有鬼
故不任書記此以解嘲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霸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藝苑卮言附錄四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唯於文章更萬古而長新書畫可臨可摹文至臨摹則醜矣書畫有體文

無體書畫無用文有用體故易見用故無窮

書道成後揮灑時入心不過秒忽畫學成後盤礴時入心不能絲毫詩文總至成就臨期結撰必透入心方寸以此知書畫之士多長年蓋有故也年在桑榆政須賴以文寂寞不取資生聊用適意既就之頃亦自斐然乃知歐九非欺我者少學無成老而才盡以此自歎耳書法故有時代魏晉尚矣六朝之不及魏晉猶宋元之不及六朝與唐也畫則不然若魏晉若六朝若唐若宋

若元人物山水花鳥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為限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可謂詳備矣諸葛武侯父子右軍
大令世所不知將母以功業書名掩之乎彥遠云上古
之畫跡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
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繁爛而求備今
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又云顧陸以降畫
跡鮮存難悉言之唯觀吳道玄之迹可謂六法俱全萬
象必盡神人假手窮極造化也推尊可謂至矣然宣和

畫譜載道玄畫極多皆神佛像士女不過十之一二山水遂絕響矣

人物以形模為先氣韻超乎其表山水以氣韻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為合作若形似無生氣神彩至脫格皆病也

畫家稱顧陸張吳猶書之有鍾張羲獻也後又稱曹衛顧陸則書之鍾皇張索耳按其初議亦不盡爾謝赫畫品以一品五人而陸探微居第一其語曰窮理盡性事絕

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上品之外無它寄言故屈標第一等曹不興第二曰不興之跡殆無復傳唯秘閣之內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衛協第三曰占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殆為兼善雖不該備形跡頗得壯氣凌跨羣雄曠代絕筆至顧愷之則列之三品之二曰骨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跡不逮意聲過其實李嗣真續畫品則以陸探微居上品中第一張僧繇上品下第二衛協中品上

第一曹不興中品上第四顧愷之中品上第五而所進
又多不可曉姚最列齊陳以下畫人而張僧繇居第七
然姚又云顧公之美獨擅往策荀衛曹張方之蔑然如
負日月似得神明慨抱玉之徒勤悲曲高而絕唱分庭
抗禮未見其人謝云聲過其實可為於邑張懷瓘云顧
公運思精微襟靈莫測雖寄跡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烟
霄之上不可以圖畫間求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
骨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為最喻之書則顧陸比之

鍾張僧繇比之逸少俱為古今之獨絕豈可以品第拘
謝氏黜顧未為定鑒張彥遠則云顧愷之之迹緊勁聯
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移電疾意存筆先筆盡意在
所以全神氣也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名高宋代
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研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
畫別是一功鈞戟利劍森森然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
見顧陸後無來者人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於盼際
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寧

弧挺刃直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風鬚雲鬚數尺飛動
毛根出肉力健有餘數仞之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
壯詭恠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由此言之死刑當首虎
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調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弗興
跡猶隱顯僧繇等方殆庶比之於書殆猶皇索之倫耳
謝赫第愷之而列三品之二李嗣真第愷之而列中品
上之第五姚最列齊陳以下人而張僧繇第七朱景玄
錄唐朝名畫而遺曹霸不得從二王之後劉道醇著畫

繼而巨然僅居能品著五代名畫補遺而韓求李祝張圖朱瑤之人物並居神品宋之王瓘王靄孫夢卿趙光輔高益武宗元亦如之人固有幸有不幸也賴其久而後定耳王瓘一時賞譽騰踔似可繼吳生而遺跡永絕良可浩歎

氣像蕭疎烟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丘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槍筆俱勻人屋俱質者范氏

之作也此語似亦得大畧矣

南齊謝赫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
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
模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能氣韻必在生知宋劉
道醇曰畫有六要六長氣韻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
要也變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
要也師學舍短六要也麤鹵求筆一長也僻澁求才二
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恠求理四長也無墨求染五

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既明此六要又審彼六長自然
知悟宋郭若虛曰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謂脆弱
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褊不能圓渾二曰刻謂運筆中
疑心手相戾向畫之際妄生圭角三曰結謂欲行不行
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未窮三病徒舉一隅鮮
克用心必煩睢毗元饒自然曰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
拍密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脉四曰水無源流五
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

四枝九曰人物偃僂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滃淡失宜
十二曰點染無法若此十二病悉除庶於六法可冀
語曰畫石如飛白木如籀又云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
如真節如皴郭熙唐棣之樹文與可之竹溫日觀之蘭
菊皆自草法中得來此畫與書通者也至於書體篆隸
如鵠頭虎爪倒薤偃波龍鳳麟龜魚蟲雲鳥鵠鴟牛牀
猴鷄犬兔科斗之屬法如錐畫沙印印泥折釵股屋漏
痕高峰墜石百歲枯藤驚蛇入草比擬如龍跳虎臥戲

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覽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李陽冰上李大夫書則書尤與畫通者也

張彥遠顧愷之張僧繇之功臣也劉道醇郭若虛則李成
范寬關仝之功臣也米元章沈括則董源巨然之功臣也
道子小損於元章二李微疵於若虛雖各尊所知不無意味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
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
又一變也大痴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人人物為勝沈

啟南近元人山水為尤二子之於古可謂具體而微大小
米高彥服以簡畧取韻倪瓈以雅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
當家

花鳥以徐熙為神黃筌為妙居宋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
啟南淺色水墨實出有徐熙而更加簡淡神彩若新至於
道復漸無色矣

彥遠云古之嫡臂纖而胸束則自周昉而後小變矣古之
馬喙尖而腹細則自韓幹而後小變矣又云古畫山水或

水不容汎或人大於山專在顯其所長而不守於俗變又
沈存中云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家有摩
詰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
天意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跡而有氣韻凌跨羣雄
曠代絕筆合而觀之則吾郡之嘗詆陸謝者亦未足服其心矣
王摩詰閱覽裳按樂圖知其為第三疊第一拍沈存中閱
相國寺畫高並奏樂圖琵琶撥下絃非誤吳正肅因畫貓
黑睛如線丹花披哆色燥而辨其正午宣和帝攷畫孔雀

而摘其右脚先上為誤雖是畫理而無關畫趣彥遠又云
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闔令公畫昭君已著幃帽殊不
知木劍創於晉代幃帽興於國朝舉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
且如幅巾傳於漢魏羃離起自齊隋幞頭始於周朝折上
中軍旅所服即今幞頭也用全幅皂向後幞綬俗謂之幞頭自武帝建德中裁為四脚也巾子創於武德
褶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像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
芒屨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
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其或長生南朝不見北朝

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遊處江東不知京洛之盛此則非繪畫之病也按此段語大有意畫者不可不知

郭若虛因之云漢魏以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羃羅後周以三尺卓絹向後幞綬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角後魏隋朝貴臣黃綾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次用桐木黑膝為巾子裹於幞頭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唐太宗常服翼善冠貴臣服進賢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為幞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間

始易以羅又別賜供服官內臣圓頭宮撲巾子唐末用
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三代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
緋綠袍為三等服庶人以白此未為定據唐高宗以後百官

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金帶綠服銀帶青服鉤石帶庶
人黃銅錢帶五品以上佩魚後為龜尋復為魚又文官
一品以下帶手巾箋袋刀子礪石睿宗朝武官五品以
上帶七事貼蹀開元初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
緣以阜下加襴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三代以前

皆跣足後人始服木屐伊尹為草履秦世參用絲草襪
唐代宗朝凡在宮人左右者紅錦勒襪此郭若虛論畫
衣冠異制也彼謂三代以前皆跣足非也冠履之制詳
自軒轅何言跣也古冠而不幘漢元壯髮以幘蒙之王
莽項禿始加其屋袁紹始製纊巾魏武裁為帛祫林宗
折角文若成岐南渡永明改纊為帽白哈練布祫自王
丞相以後小冠博衣彌於晉末晉氏放曠施屐賓筵然
有露卯陰卯之異婦人髻絰不一元康以後盛以五兵

為飾東緩既緩至被於額余於危言別錄二卷詳著之
如若虛所論極多挂漏畫家不可不審也今世畫人主
即翼善冠黃袍玉束帶無撻尾涓人則今衫帽貴官戴
漢冠餘士大夫戴唐巾不復論時代也豈直漢光東封
觀者有僧梁武郊祀從官乘馬而已哉

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用牛車元魏君
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
郊祀之外不乘車也

按張彥遠之論畫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細者為中品之中宋鄧椿云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譏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推之為當也

其意亦似祖述彥遠愚竊謂彥遠之論大約好竒未甚
循理夫畫至於神而能事盡矣豈有不自然者乎若有
毫髮不自然則非神矣至於逸品自應置三品之外豈
可居神品之表但不當與妙能議優劣耳宋大小米元
高倪雲山眉山竹石足以當逸品

郭若虛有云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
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
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

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
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不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
關仝范寬董源之跡徐熙黃筌屋窠之蹤前不藉師資
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鶯陳庶之
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此語亦
定論也然人物以吳生為聖山水以營丘為神由此推
之則仲宋當推伯時元初必讓子昂蓋二君雖不敢凌
吳蹈李而能兼撮二家之長故也

吳李以前畫家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家雅而太虛今雅道尚存實德則病

夏文彥之論畫三品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然則神品即自然矣

文彥又云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御題畫真偽相雜余驗之無不合者

沈存中云董北苑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僧巨然祖
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
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
遠思如覩異境余於二君真跡不能多覩每閱沈啟南
筆而竊思其妙也此老不唯隆準亦時時出藍

畫家稱大小李將軍謂昭道思訓也畫格本重大李而
舉世只知有小李將軍不得其說吾嘗於徐封所見小
李海天落照圖真是妙品後一辱權門再入內府聞已

就燬矣大抵五代以前畫山水者少二李輩雖極精工
微傷板細右丞始能發景外之趣而猶未盡至關全董
源巨然輩方以真趣出之氣槩雄遠墨暈神奇至李營
丘成而絕矣營丘有雅癖畫存世者絕少范寬繼之奕
奕齊勝此外如高克明郭熙輩亦自卓然南渡以前獨
重李公麟伯時白描人物遠師顧吳牛馬斟酌韓
戴山水出入王李似於董李所未及也

徧綜古人之論則畫家以顧陸為聖而以道子為神吳

生既起則前有張閣後有昉幹皆當辟舍然以昭代格
之數子而在顧陸不失連城吳生少劣其價何者巨壁
高障宜於刹宇非素室之蓄也胡神祇像徑丈累尋非
雅士之所喜也怒目掀唇歛火奔雷非方內之所賞也
即璗靄求祝圖異之徒畫史流褒以為得受業吳門當
稱殆庶今不唯無遺跡可尋詢之鑒藏之家若秋風過
耳了不相入抑不特此使摩詰思訓去題而存跡恐不
能勝叔明子久使中正克明滅款而論值必當在伯時

吳興下矣此雖習耳成好習好成風探其所繇未可盡
非常未有孔聖之集大成金聲玉振者也自元人之擅
媯啟南之振聲文氏之多助去俗者別為鑒賞喜易者
爭務點綴六法漸湮可為浩歎

唐之人馬韓幹固灼灼矣人不如周昉馬不如曹霸陳
閼也宋花鳥最著者黃筌父子然遠不如徐熙也虎最
著者包鼎然遠不如趙邈卓也在當時已有定論後人
偶不知耳若幹晚年馬定不在閼霸下

有二名而一人者范中正范寬也中正性落拓迂緩人
或以范寬目之後遂用以題識宣和秘殿所收亦有之
然妄者不知而以無款古畫題曰臣范寬進不知其不
敢以范寬進御也有一款而二人者鍾隱也隱天台人
師郭乾暉其於鷺鳥荆棘尤妙李後主煜所蓄極多然
煜所作畫亦題曰鍾隱蓋托之鍾山隱者以自寓也宋
元章不知有鍾隱凡畫鷺鳥荆棘皆屬之後主尤可笑
也

唐王洽之潑墨每醉先以墨瀋澣澣圖障之上乃因其形
像山石林泉雲霞卷舒自然天成條若造化張璪之畫
松石山水以手握雙管一為生枝一為枯柯四時之行
驅筆得之所畫山水則高低秀絕咫尺深重幾若斷聯
二子一則羣品推逸一則衆論稱神然以予言之覩一
時縱橫之狀能不目驚尋六要盤礴之原未當心醉後
覽旁遠記云所收洽跡頗不少亦未見絕人名畫雜記
王墨也即洽又載李靈省亦類是

南渡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登祇奉各著
執聲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也或
云四家是梅道人吳仲圭

畫家中目無前輩高自標樹毋如米元章此君雖有氣
韻不過一端之學半日之功耳然不免推崇顧陸恐是
好名未必真合友仁不失虎頭吳仲圭差有功力仲圭
是從北苑巨然來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又有息齋

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不真息齋之竹
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真贗
錯雜我朝王孟端夏仲昭可入能品而不得其風神邇來
專為畫家避拙免俗之一途矣

趙松雪孟頫梅道人吳鎮仲圭大痴老人黃公望子久
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
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松雪尚工人物樓臺花
樹描寫精絕至彥敬等直寫意取氣韻而已今時人極

重之宋體為之一變彥敬似老米父子而別有韻子
久師董源晚稍變之最為清遠叔明師王維禮郁深至
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或謂宋人易摹元人難摹元人
猶可學獨元鎮不可學也余心頗以為然而未有以
奪之

職貢圖乃梁元帝鎮荊州作首代人而後輩凡三十餘
國即蕭翼攜以示僧辨才者也王會圖則貞觀三年東
蠻謝元深朝顏師古請仿周書王會篇命閻立本圖之

為王會圖唐武宗會昌中黠戛斯來朝李德裕請為續
王會圖閻令又有西域圖兼彼土山川而絕色伽梨凡九
國中有狗頭大耳鬼國用脩謂梁元有職貢而閻令無
之則非也宣和內府有立本職貢圖二又異國鬪寶一
即所謂狗頭大耳也西園圖顧愷之畫魏太子清夜游
有梁諸王跋尾褚河南裝自張丞相弘靖家入內府崔
監軍潭峻將出轉入王丞相涯家流洛歸郭侍郎令狐
丞相復入內府今所傳西園圖乃王晉卿求李檢法公

麟畫蘇黃米秦諸公雅集本也

明興善丹青者何啻數百家然其最馳名者不過十之
一耳其山水人物花草禽魚不過數種而吾吳大約獨
踞其大半即盡諸方之焜然者不敵也聊志於後晝院
祇候至宣宗朝始盛宣宗亦雅善繪事而是時戴文進
被徵獨見讒放歸以窮死文進名雖錢唐人死後人始
重之至以為國朝第一文進源出郭熙李唐馬遠夏珪
而妙處多自發之俗所謂行家薰利者也

沈周字啟南別號石田吳之相城人其父亦善畫能起雅去俗矣至啟南而造妙凡北宋至元名手一一能變化出入而獨於董北苑僧巨然李營丘尤得心印稍以己意發之遇得意處恐諸公未必便過也啟南有一種本色不甚稱而以名高歷年久膺作紛紛傳中原李伯華至品之為第三且目之為僵為枯余因訪伯華悉取沈畫觀之然無一真本也為大笑而出邇來吳中名哲益推重啟南爭購之佳者溢至而其價遂與宋元諸名

家等識者不以為過或謂啟南倣諸筆意俱奪真獨於
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杜堇初姓陸別號古狂其界畫樓閣人物嚴雅深有古
意而山水樹石不甚稱亦是白描第一手也花卉頗精
雅

吳偉江夏人別號小仙入供奉仁智殿其畫人物出自
吳道子縱筆不甚經意而奇逸瀟洒動人山水樹石俱
作斧劈皴亦大適緊宜畫祠壁屏障間至於行卷單條

恐無取也

傳偉法者平山張路最知名然不能得其秀逸處僅有
遒勁耳北人重之以為至寶真贗錯雜醜徒實繁偉亦
不免惡道之累矣

唐寅字伯虎吳人領鄉薦第一坐事就吏伯虎材高自
宋李營丘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黃數大家
靡不研解行筆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唯小弱耳

文待詔徵明見前待詔出趙吳興及叔明子久間有董

北苑筆意大槩自啟南不少也遇合作處單行矮幅神采氣韻儼有生氣真足嘉賞公既名重海內而市井小夫贋作規利者多流傳遠邇百不得一世人亦不解分別大約以公視伯虎可稱伯季

周臣別號東村亦吳人所得宋郭李馬夏法尤深其用筆視唐生亦熟特所謂行家意勝耳唐每有酬應多從臣磅礴始落筆若臣者可謂外接文進者也

仇英者號十洲其所出微常執事丹青周臣異而教之

於唐宋名人畫無所不摹寫皆有藁本其臨筆能奪真
米襄陽所不足道也嘗為周六觀作上林圖人物鳥獸
山林臺觀旗輦軍容皆臆寫古賢名筆斟酌而成可謂
繪事之絕境藝林之勝事也使仇少能以己意發之凡
所揮洒何必古人

陳淳字道復長洲人後以字行道復善詞翰少年作畫
亦學元人為精工中歲忽斟酌二米高尚書間寫意而
已其於花鳥尤有深趣而淺色淡墨久之漸無矣字括

於花草似勝

吳中又有張靈夢晉善小竹石花鳥周官山水於白描尤精絕吳延孝善花草而以早逝故少傳世

謝時臣別號樗仙頗能畫屏障大幅有氣槩而不無絲理之病此亦外兼戴吳二家派者也

王吏部穀祥長洲人以失意棄官數薦不起天下高之吏部少寫生染渲有法度為士林所重中年絕不肯落筆凡人間所傳者皆贗本也

陸治字叔平吳諸生有風調而極耿介將八十矣與余善叔平工寫生能得徐黃遺意不若道復之妙而不真也其於山水喜倣宋人而時時出已意風骨峻削靈思湧疊而不免露蹊徑謂余更二年當大成余甚壯之

文待詔猶子伯仁少傳家學而時時發以巧思橫披大幅頗負出藍之聲晚節自足間入紕路聲亦小減待詔次子嘉作山水清遠有雲林之趣士林貴之

錢穀字叔寶亦與余善備有沈氏之法力稍不如耳嘗

與余畫池上篇西園圖溪山深秀至二卷爽朗幽深各
自有致

呂紀寧波人以薦入供事仁智殿至錦衣指揮紀為禽
鳥如鳳鶴孔雀鸕鷀之類俱有法度生氣奕奕當時極
貴重之今以時趣漸減矣其鄉人傳摹屏障以鬻愈可
厭

林良者亦以薦為錦衣百戶供奉良取水墨為烟波出
沒鳬雁嚙唼容與之態頗見清澹而無神采同時有孫

龍者尤甚

叔平負節癖晚甚有一貴官子因所知某以畫請叔平為作數幅答之乃贊幣直數十金以謝叔平曰吾為所知某非為公也立却之余遘先戚廬居則致弔更數月見遺桃源圖大襍紙曰區區三歲之力以博一笑耳非敢有請也後更托余所知來意欲求為傳余素高其人許之叔平乃大喜贊幣拜請余文成會襄先事叔平蹠蹠行至墓所余報謝邀留竟日夕其所居蕭然也呼

羊酒劇飲自是從洞庭游得余詩輒分為十六景畫以見貽又為余臨王安道華山圖四十皆有妙致余固未之敢請也凡叔平畫強之必不得不強乃或可得

劉完庵珏畫亦自精絕有勝國人風張靜之寧自以才情著耳恐未是當家

白石翁沈啟南汎愛闇達人或作翁贗畫求題翁亦欣然為書不較也以故翁贗跡滿天下至其晚來自收真蹟亦有收得臨本者弘治中給事御史俱被逮太宰屠

公浦請以諸曹散郎署其事學士楊公守阤書爭之以為宜上疏出諸逮者不宜遷就以長君過會事解翁聞而心譴楊作五言長篇五百字譏切屠公甚後有惡翁者聞於屠屠遂和韻寄翁雖微自解了不介意翁媿之復和韻以謝自是遂成知已後屠氏得翁畫甚多前後餉遺翁不絕人兩賢之

嘉靖初周東村臣畫方有聲而分宜為南吏部索其畫多不能應至屬撫臣行遣幾有銀鑰之厄懇要人居間

稍解猶追至南京為作兩月畫徵酬其直委頓而歸孫
滁陽為河南憲怒張平山路不時見至誘之入樓其左
手指以右手畫鍾馗適左轄往候懇之始解張感左轄
恩竭平生力作四畫以酬之頗聞於世同一伎也人之
遇不遇一至於此

文待詔稱啟南為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人也神
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觀啟南得意處理應如此語家
第一日問待詔道復嘗從翁學書畫耶待詔微笑謂吾

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逕非吾徒也意不滿之
如此

待詔書畫平生三不肯應謂親藩中貴人外國人也然
自其子弟門舊宗戚購得者亦不少

正德末待詔因諸生而伯虎為山人以老寧庶人慕其
書畫名以金幣卑禮聘之待詔謝弗往伯虎往而覩庶
人有反狀矣乃陽為清狂寧使至或縱酒箕踞謾罵至
露其穢庶人曰果風耶放之歸歸二年而庶人反伯虎

已卒矣待詔自是名益重以薦起預脩國史北人同館
局者從待詔丐畫不以禮多弗應輒流言曰丈某當從
西殿供事柰何辱我翰林為待詔聞之益不樂決歸矣
歸三十年名益高海內走候請丐無虛日所居重於卿
相

楊君謙吳中往哲記風雅類云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
號南齋弟曰恒吉號同齋相城故家皆工唐律善繪事
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錢帛購取

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間自相倡酬下至僕隸悉諳文
墨並年八十餘啟南即恒吉子也王百穀以二老與啟
南並登神品則稍涉曲筆

山東李伯華開先家藏明畫幾百幅嘗出以示余無一
真者而肆為等品妄加評駁梓行之世真所謂盲人觀
場可資嘔嘔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說部

宛委餘編一

余故有藝苑卮言六卷其第六卷於作者之旨亡所揚抑表著第獵取書史中浮語稍足考證甚或雜而亡裨於文字者念棄之為其敝帚不忍而會坐上書浮繫招

提中無他書足攜間於二藏遺編小有所汎瀾或時繹
腹笥之遺合之別成四卷晉游以後復日有所筆因更
益之為十卷最後里居復得六卷名之曰宛委餘編宛
委黃帝所藏書處也嗚呼孔子之教門人曰小子何莫
學夫詩而又繼之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學詩而
旁取夫鳥獸草木之名為貴則夫以鳥獸草木之名而
傳詩者十寧無一二益哉即薦紳先生抗手而談性命
曰吾一以貫之亦何有乎不佞嗟夫嗟夫余過矣余乃

淫於其末矣世貞叙

朱鷺魚以烏魚也烏也俱鷺之儀貌也烏轉為鴉鴉轉為雅食茄下茄荷也當作荷蒼黃姑即河鼓也轉聲為黃姑古人以牽牛為河鼓今星歷家牽牛河鼓各一星晨風海月名甚古雅晨風鶴也海月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味佳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宋人謂落霞即飛蛾也意者飛蛾有此名若勃賦作飛蛾對孤鶩是何境界

今世總稱履曰鞋或稱履鞋按古方言云謂之不借朝鮮冽水之上謂之鞚角南方江淮之間總謂之鹿梁徐上邳沂之間謂之鞚角或為屣或為屨反下凡或為絰或為縷其不同如此

不借為草履不落為酒杯不托為飮飪不律為筆又名聿又名弗軍持為淨瓶繞梁為樂器杖名扶老鳥亦名扶老蟲名寄生軍裝亦名寄生鷁名晨風馬亦名晨風木名長卿蠻越亦字長卿草曰屠蘇屋曰屠蘇冠幘曰

屠蘇酒亦曰屠蘇橐砧為夫石闕為碑鄉語也琵琶有
大小忽雷馬有忽雷駁鱸魚亦名忽雷

趙后名飛燕張平有狗亦名飛燕又紅陽飛燕馬也仙
人名王母函山鳥亦名王母匂踐名越王海味似蟻者
亦名越王梁王名彭越海中小蟹亦名彭越相馬人名
博勞鳥亦名博勞音也見樂府及謠仲由字子路熊亦
名子路見續博物志

將離贈芍藥芍藥亦名可離相招贈文無文無一名當

歸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躡人之忿贈

青裳青裳一名合歡後人折柳贈行折梅寄遠見古今註及董

子又屈軼指佞見衡論

帝休不愁

見山海經背藥養性物志

臯

蘇繹忿見王粲書

甘棗不惑見東晉發蒙記

樹有長生

見鄴中記

木有無

患實可去垢見纂異文

果有隱夫木有女貞又有平仲君遷藥有長卿簡子樹
有長生萬年靈壽君子女貞端正皆美名也賓連閭達
平露紫脫華平恒春皆祥名也

有麪樹則南中桄榔也酒樹則椰也肉樹則端溪豬肉
子也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豬肉而美椰似酒耳甘而
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取停之數日即為佳酒
拘樓國儂漿取之樹腹中又青田核以水寘之少頃成
酒乃真酒樹也有酒山南昌國儂山泉也有酒泉涼州
地水也又枳椇子美如飴能令酒味薄若以木為屋柱
一屋之酒皆薄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搜神記云

韓朋墓本也霍小玉傳有之

頻婆當作頻婆與末利初不曉其何解後覽翻譯名義云頻婆此云相思也末利此云柰花也蓋皆梵音爾栴檀本香名而釋曰離垢今之檀香更因之

又頻婆今北土所珍而古不經見唯楞嚴諸經有之或云元時通中國始盛耳按洽聞記稱唐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嘗於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之及長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瓠色白如玉間以硃點味非常美進高

宗種於苑中以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
上賜王方言階文林郎又謂之文林果俗云蘋婆果按
此乃真蘋婆果耳廣志云林檎似赤柰子一名黑檎亦
名來擒今蘋果止產北地淮以南絕無之廣固有林檎
豈得有蘋婆果耶

夜合花開香滿庭今人以百合為夜合似非也按夜合
本似梧桐枝弱葉繁互相交結一曰合昏一曰青裳即
合歡也嵇康種之舍前今百合花亦朝開夜合但草本

其香殊甚

盧橘夏熟註既誤揚用脩據吳錄地理志云朱光祿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覆上樹裏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謂此即盧橘然非上林所種也按魏王花木志曰盧橘蜀上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抽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亦名盧橘蜀土移栽上林固易耳

右軍帖有日給子不知何物唯杜恕篤論曰日給之華

與柰相似也柰結實而日給零落又似不生實者
盧循餉宋武益智粽又餉遠公按顧微廣州記曰益智
葉如襄荷莖如竹箭子從心中出一枝有十子子內白
骨四破去之取外度蜜煮為粽子味辛

自太史氏謂司馬長卿所載草木鳥獸多過其實後人
相沿疑之以盧橘夏熟答還離支等語皆為增飾按西
京雜記載梨有太谷細葉縹葉金葉瀚海東王紫條紫
李青李芳李各十種棗有弱枝玉門青華赤心西王棠

棗櫟棗七種栗有候捺瑰嶧陽四種桃有湘核金城綺
葉紫文秦桃琥桃霜桃胡桃櫻桃含桃十種李有青綺
青房同心車下含枝金枝顏淵紫李綠李朱李黃李羌李
燕李蠻李侯李十五種柰有白紫綠三種楂有蠻羌猴三
種楂有青烏赤葉三種棠有赤白青沙四種梅有紫葉
紫萼同心麗枝朱梅燕梅猴梅七種杏有蓬萊文杏二
種桐有椅桐梧桐荆桐三種林擒十枇杷十橙十安石
榴十樟十白銀樹十黃銀樹十槐六百四十年長生

樹十萬年長生樹十扶老木十守宮槐十金明樹二十
搖風樹十鳴風樹十琉璃樹七池離樹十離婁樹十白
俞掬桂蜀漆樹各十枿四櫛七括十樸四楓四後云從
上林令虞淵得羣臣所上草木名二十餘種後失其本
此其記憶者又茂陵富人袁廣漢園有白鸚鵡紫駕鷺
牦牛青兕奇獸恠禽江鷗海鷺悉沒入上林太液池中
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池有洲姑樹
一株大六十圍五柞宮五柞樹蔭覆數十畝三輔黃圖

高帝時南粵王獻龍眼樹武帝於交趾移荔枝百株植上林建扶荔宮中有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檳榔欒千歲子廿橘皆百餘本內荔枝一株獨茂忽夕萎死守吏死者百餘夫草木多至二十餘種則長卿所言固未虛也窮措大不復知前代帝王富盛便不復信可發一笑

亢倉子曰得時之禾長稈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粒而

香春而易白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
而青蓄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時之黍
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稈長稈穗如馬尾失
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苗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
陽堅枲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
之菽長莖而短長其英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繁
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心長而蔓浮葉虛本疎節
而小英得時之麥長稈而頸簇二七以為行薄翼而醇

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翼穗此是農經第一語也得時失時之說物亦有然者矣羣土之長是為五粟其次為五沃又次為五位又次為五隱又次為五壤又次為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杰其次曰五墮又次曰五墻又次曰五剽又次曰五沙又次曰五墻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其次曰五弘又次曰五殖又次曰五穀又次曰五亮又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蓋因地以

為種所以無遺利也

儒者言王者之世有楚脯莫英屈軼解觥楚脯者厨中
自生肉脯薄如楚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鳬事
極可笑莫英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莫生至十五日而足
十六日一莫落至晦而盡王者不必按歷而知朔宋之
問所謂節晦莫全落是也屈軼即所謂指佞草也解觥
者一角之羊也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觸之有罪則觸
無罪則不觸即今所畫獮鷹也又有倉兕水獸也一身

九頭善覆舟師尚父渡孟津以號其衆令速涉王充皆有辨

五芝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石芝赤者如珊瑚白者如肪黑者如漆青如翠羽黃如紫金皆光明洞徹晦夜能照又有玉脂芝七明芝九光芝石芝有石蜜芝石桂芝石硫黃芝木芝有威喜芝飛節芝樊桃芝參成芝木渠芝建木芝木華芝黃蘖檀樹芝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牛角芝龍僊芝麻母芝白符芝隱晨芝朱

草芝五德芝龍銜芝肉芝則萬歲蟾蜍千歲蝙蝠千歲
靈龜風生獸千歲鷺之類菌芝狀如宮室或車馬或龍
虎或人形或飛鳥五色無常已上五芝服之皆令人長
生茅君句曲山有五種龍僊參成燕胎夜光玉芝霍山
有五香芝良常山有螢火芝神山有黃龍芝此外有人
芝月芝山芝火芝鳳腦芝金蘭芝隱晨芝紫朱芝朱草
芝赤雲芝月精芝黑芝金芝萬年芝夜光芝白雲芝雲
母芝華芝鬼芝然則大觀政和間王欽若丁謂蔡京輩

所進皆鬼目之類耳

禽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飛則霜露翥則露風鳶
類霜鸕鷀也露鶴也雨則商羊皆禽名四名甚竒又以
肫識風以翬識雨肫江猪也鵠知風蛺知雨

五采之鳥有冠似鳳名曰狂鳥見山海經鵠鵠俗曰癡

鳥見爾雅注

破鏡惡逆獸也一說云即梟按梟食母破鏡食父擁劍
一螯偏大之蟹也狸一名不來射狸首謂其不來故射

狐疑狼狽獸名甚著猶豫猶之為獸也尸子曰五尺犬
為豫說文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子爾雅曰猶如鹿善
登木無恙恙之為蟲也無它它之為蛇也流離之為鳥
也焉之為鳥也能之為獸也又入才韻之為三足鱉也
乙之為燕也又乙之為鴻也琉璃本亦名流離見漢書
率然之為蛇也果然之為獸也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龍聽以角牛聽以鼻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獨活有

風不動無風自搖鷁鷀晝夜明鼠晝伏夜動南倭海
灘蚌淚着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着色晝顯夜隱睡
蓮晝開夜縮水底夢草晝縮入地夜即復出

蝸牛制即且即且食巨蛇巨蛇食象鵲食猾猾食駿駕
駿駕食豹豹食駁駁食虎他如玄龜食鱉飛鼠斷猿狼
風嚙鶴青賈食虎吼伏獅鵠禦鷺鳥皆以小制大所謂
禽之制在氣也

獬廬觸邪一名神羊窮奇逐妖一名神狗便是的對山

見

海經

荀子曰儻鯀者浮陽之魚也疑即所謂陽鱠也

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鴟鴞之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翡翠粉金蟹敗漆人氣破犀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譽石而死蠶食之而不
饑魚食巴椒而死鼠食之而肥

諸鳥食之有益人者黃鳥不妬鳩宜子鷺鷥已明鷗鷺

無卧肥遺已癟鷗鷗已痔數斯已瘻臤已腹痛又已瘧
鷗鷗不饑獸已蟄橐悲不畏鵠鵠不麌當扈不昫目眩也

白鶲已嗌痛又已痢鴟渠已暉皮皺起也佩之鷗與鷗與鷇

鰥俱辟火寓辟兵青耕辟疫

獸食之有益者狃狃善走類不妬九尾狐不蠱天狗已
獞耳鼠不采腹脹也鼈蟻不昧綈不風佩之搏訥不畏謹

與天狗俱禦凶臚跖辟火殲羊脂傳之已腊體皺

魚食之有益者鱠無腫鱠無鹽又不癩赤鯮已疥文鱠

已狂冉遺不昧鯀與滑與鱠俱已疣何羅已癰脩辟已白癬
儻已憂鯖已狂些訾不驕鮒已嘔箴不疫蟹不厲此不讚
佩之鯧鯤禦火

東有魚比目曰鰈南有鳥比翼曰鷕西有獸比肩曰邛
邛距虛

鯷為細魚見內史記
則註蜚鴻為蠻蠻細蟲

見史記
高誘註

霍小玉傳有叩頭蟲按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
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如所教然後請放稽頰輒七十而

有聲傳咸有叩頭蟲賦

又有蟲名蠭好於絲髮上自經而死故繾傍猶益蠭一名繾女物性固有如此者

丹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藥物竊謂是蜃脂所成詳見同昌公主傳

蘇子瞻詩云金齧玉鱠飯炊雪海鰲江柱初脫泉人或問蘇以荔枝風格云江瑤柱可敵之郭璞江賦云玉珧海月土肉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曰肉柱膚寸美如珧

玉臨海異物志曰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余甚豔羨其味而不獲見問之人或云即瓦壠子稍大者也已晤故奉化令徐君獻忠始悉之云奉化四月間南風乍起江瑤或一再上可得三四百枚或連歲不上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腮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以嫩鷄汁熟過之一沸即起稍久則味盡矣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今海味不甚重江瑤柱實少故耳閩中西施舌蠣黃寧波酒蚶遼東鮫魚

為最龜脚螺吐鐵黃螺之類次之然吳中沿海有沙裏
狗一云沙裏勾狀類彭越而黃以純甘酒漬之其味遠
出諸海品之上臨海異物志稱沙狗

宋書明帝嗜蜜漬鰣鰣以銀鉢盛之一食至數鉢不知
鰣鰣為何物覽一小說云烏鰴魚腸也有何好而明帝
嗜之若此後得齊民要術作鰣鰣法取石首鯛魚鯆魚
三種腸肚胞齊淨洗空著白鹽令小倍鹹內器中密封
置日中夏二十日春秋五十日冬百日乃好熟時下薑

酢等其說則漢武帝逐夷至海濱聞有香氣而不見物
令人推求乃是漁父造魚腸於坑中取而食之以為滋
味按武帝雖渡江至海未嘗逐夷也其名恐亦附會至
於造鰣鯀法則詳矣烏鵲之說實未嘗曉

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杖杖端有
玉鳩鳩不咽之鳥蓋取其不咽也風俗通乃謂漢高京
索之敗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即
位後作鳩杖賜老人恐未可據

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近上秋冬
近下蚺蛇膽隨擊而護

獸而鳥名者張平犬曰飛鷺王鐸卑脚犬曰花鳩宋犬
曰鵠又周處風土記云犬則青鵠白雀秦皇馬曰銅雀
晨風漢文馬曰紫鸞豫章王蕭嶷馬曰飛鸞尸子馬亦
名紫鸞黃子馬名黃鵠曹洪馬曰白鵠

鳥而獸名者鶻曰魚虎杜宇曰謝豹鵠怪鵠也曰訓狐
又曰訓猴鵠曰天狗又曰魚狗疑即魚虎也西域大鳥

曰駟齊庭一足鳥曰商羊

官以鳥名者少昊時以鳥紀官歷正曰鳳鳥氏司分曰
玄鳥氏司至曰伯趙氏司啟曰青鳥氏司閑曰丹鳥氏
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睢鳩氏司空曰鳴鳩氏司寇曰
爽鳩氏司事曰鶻鳩氏鳩民曰五鳩五工正曰五雉漢
有執金吾鳥名魏以諸曹走使曰鳥鳩候官曰白鷺
騎將曰飛鴻

鳥獸而官名者唐玄宗封白綠鸚鵡為白衣使者綠衣

使者齊高後主封鷹凌霄郡君隋煬帝封芙蓉鷗碧海
舍人司馬休之封駒為揚武將軍齊蕭太祖封赤馬龍
驥將軍北漢劉主封黃驅馬自在將軍唐玄宗封驃白
驃將軍

魚鷹魚虎蜜蠶蝎虎蠅虎鴻豹以食之也鴻豹鵠也鷹
奴虎僕以其為役也由鹿雉媒因以取鹿雉也

吳歸命侯時以吳平家鬼目菜為芝草拜平侍芝郎然
郭璞所註爾雅云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如

耳璫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南方
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七月八月
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諸郡有之然則
鬼目之狀或為草或為木或為果與芝大不類而吳時
所生乃菌蕈之類耳不必鬼目也宋天禧宣政間芝至
數萬本人以為疑余於世宗朝親見之有五色絕佳者
甚多至其末年奸人王金於崇文門外積巨木置陰濕
所以藥傅之即生芝隨藥成五色上進得官此則前人

所不解也

藥物而人名者草木則石韋甘遂王明白昌欒華封華

黃辨萇楚連翹黃環劉寄奴陳思岌桃朱術又周盈傅

延年陰成生皆菊花王女唐蒙皆兔絲子馬董即歲馳房慈方蓋

葵皆防隨脂即麥門冬牛遺馬烏皆車前子諸薯即蕷林蘭杜蘭皆

斛馬辛即薪冀子孟推即青唯王連即黃連石鰥石蹉俱滑石屈人

藜即蒺藜子戴糁即黃米者牛勒寶即營羊藿黃德祖即淫羊藿黃文芩即黃芩石能

魯果能俱石龍芮長孫即王黃良即大丁歷蘆即葶苈房圖即桔梗

盛椹

即旋復花

陳知白

即河首烏

東方宿

即羊蹄草

銚弋

即羊挑

離婁

即蘭

茹

石長生陸英蒲公英

俱蒲公草

檀桓根

即蕪根

趙李

即鼠李

海藥

則有石決明金石則有曾青阿婆趙榮孔公蘖殷蘖蟲藥

則有單姥巢則有平仲君遷簡子藥有番名者婆羅門

茅
即仙那耆悉訶梨勒

藥有官名者護羌使者胡王使者葛上亭長鬼督郵

馬通曰馬勃藥草亦曰馬勃

出園中久腐處

烏有白頭翁

見諸葛恪

傳藥亦曰白頭翁

昔人以對蒼耳子者

曰射干

即狐

木亦曰射

干藥草亦曰射干

人食鈎吻即死而羊食之肥神仙吞巴豆即死而鼠食之長魚食莽草即死而人食之美犬食木鼈子即死而人食之無毒

藥有鼠婦蛇婆蛇公

本草海南產益智花實作長穟而分為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其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盧循寄劉裕益智粽即此物也嵇含南方草木狀云如筆毫長七

八分味辛雜五味中亦可鹽曝

陳所敏云鷗鷺能勑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鳩能巫步
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魚省出
鴉有隱巢故鷺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戊己日故巢不
傾鶲有長水石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
奪其巢即銜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巫步又曰禹步蓋以禹為百神所畏而行步蹇跳巫故
效之以令百神也

葉寘筆衡楊廷秀舉河鮀所原起古書未見有載叙者尤延之曰左太冲吳都賦王鮒鯀鮀劉淵林注鯀鮀魚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胆微黃背上青黑有斑文性有毒雖小獺大魚不敢啖之蒸煮食之肥美以是攷之河鮀莫明白于此廷秀檢視之無殊因歎曰延之真書厨也按本草八種食療餘鯀鯀魚有毒不可食之其肝毒殺人緣腹中無膽口中無腮故知害人若中此毒及鱸魚毒皆便剉蘆根煮汁飲解之又此魚行水之

次或自觸着物即怒脹浮水上為鷗鷺所食然則鯀鯔
即鯊鯮鯪即河豚矣而二十一卷陳藏器又云河豚
味甘溫無毒主補虛去濕氣理腰脚去痔疾殺蟲江河
淮皆有今河豚不聞有治疾功效而肝極美未必殺人
其即鯀鯔鯪與否不可知也然河豚之外不聞更有
二種古人所傳亦影響耳偶與客食此魚而美因筆其
事

陶宗儀載回回地產藥有名火失刺把都者類木鼈子

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又西域老人絕食止服蜜月餘便溺皆蜜死後以石棺滿浸蜜瘞之滿百年隨成蜜劑以刀七食醫損神効彼中名木乃伊華言蜜人也

唐詩紅荳生南國又荳蔻稍頭二月初按桂海虞衡紅荳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之籜拆花見一穗數十蕊淡紅妍如桃杏花色重則垂如蒲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綵鸞枝之狀

此花無實不與草荳蔻同種每蕊心有兩瓣相並詞人
托興如比目連理云亦可以證用脩駿荳蔻花之誤
貝至徑尺則寶也狀如赤雷墨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
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
愈疾朱明日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黑白各半曰伏貝使
人寡欲無以近婦人黃脣點齒有赤駁曰濯貝使人善
驚無以親童子赤帶通脊曰瞬貝使胎消毋以近孕婦
赤熾肉慾赤絡曰彗貝使人健忘赤臭青脣曰齧貝使

童子愚女人淫脊上有縷句脣曰碧貝使童子盜赤中圓曰委貝使人志强右見相貝經愛月齋叢抄以不見此經為恨故記其數端

錦鷄二品服色鄖中多此鳥余時覩之因為作賦及攷禽經朱黃曰鶯雉注背毛黃腹毛赤頸毛綠而鮮明今頸毛若金黃則稍異又曰腹有采文曰錦鷄注狀如鳩鵠膺前五色如孔雀羽今大小約如雉不類鳩鵠也大抵傳註亦多譌

鸚鵡喙有紅黑二色余初以為種類之異耳按蔡條鐵
圍山叢談云西甌之地鸚鵡雖初丹喙中變而黑歲餘
復丹始不變此雄者也名鸚鵡喙常黑而不變此雌者
者也名木戾木戾不見經傳疑即方言也然以紅黑喙
辨雌雄良是

鯧魚與衆魚合如娼也鯧魚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產
輒以頭衝其腹

東坡詩有通印子魚莊季裕辨其誤用以為莆田縣通

應侯廟前魚四方誤傳以為子魚大可容印者為佳然
郭延生述征記城陽縣南堯母慶都廟前一池魚頭間
有印文謂之印頰魚非告祠者捕不得則坡所引亦非
誤

抱朴子云不灰之木不熱之火則所謂有溫泉而無寒
火非也又曰無身之頭無首之體若無首之體夷堅志
等書凡三載之無身之頭不知為何物

麝香野猪運日烏蠻龜蟬俱啖蛇鳩鳥啖蝮蛇一名

曇

藜牀牀之為杖也桃笙笙之為簾也阿錫錫之為布也藻井井之為言板也玉卮無當當之為言底也

天鷄之為莎鷄也蜚鴻之為𧈧𧈧也蒲蘆之為蜾蠃也蛤之為蝦𧈧也白魚之為衣蟲也王孫之為猴也白鳥之為蚊也赤鳥之為螢也皆以大名小者也蝘鼠之為牛也以小名大者也

貝多樹大葉拾遺記云外國有此樹葉書長五六寸闊

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大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

賓連闊達者祥樹也其狀連累相承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嫡庶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闊達生於房又京房易傳曰君有德生聖子則木生屋上及朝廷愚謂朝廷屋宇豈可生樹其為不祥莫大焉太戊之桑書有明證又宋孝武大明元年嘉禾生清暑殿鷁尾中不十年而帝殂國亂後嗣殄滅幾盡宋書載之瑞徵寧非誣也

餘甘子臨海異物志云如梭形與橄欖同一果耳陳祚
暢異物志云大小如彈丸大視之理如定陶瓜片初入
口如苦忽咽中乃更甜鹽藏尤美然則色狀少異橄欖
味正同耳今天下饒橄欖而絕無餘甘

周易覓陸夬夬中行无咎註以為今馬齒覓感陰氣之
多者月令云仲冬大雪後五日荔挺出鄭玄註云荔挺
馬蘿也廣雅云馬蘿荔也俗文曰馬蘭易統驗玄圖云
荔挺不出國多火災蔡邕章句云荔挺以挺出高誘云河

北平澤生之江東頗有此物種於階庭但呼為早蒲故不識馬蘿講禮者乃以為馬覓堪食俗曰馬齒江陵一僧面形上廣下狹面似馬覓其伯父劉縚因呼為荔挺法師然則曰荔曰荔挺其為馬蘿馬齒馬覓似未嘗有定論也

滋蘭九畹種蕙百畝十二畝為畹九畹百畝正相等也古人所畫蘭皆今之宜興產者漫被山谷而獨漳建蘭香色絕人價亦貴今人以興蘭為蘭而漳建蘭為蕙則

又非也楚中絕無蘭蕙如漳建者何得言百畝按本草董草亦曰蕙草葉曰蕙根曰董一說即今零陵香零陵香芸香也恐亦未的然

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吾中木蘭堂其花樹最雄陸龜蒙詩所謂洞庭波浪渺無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者是也其樹至宋末始萎楊備詩則云木蘭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

則其花又似慘紫非純白者今玉蘭在吳中多以辛夷接辛夷紫而玉蘭白其在南中遍山谷皆滿又皆原本而唐宋人詩絕不及之不得比於薈蘭素馨之末何也豈木蘭玉蘭本一物昔紫而今白耶物氣變移或有然者姑志以備考

前著有枕榔麪樹云大者一樹出麪百斛又按吳錄云交趾望縣攘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之水淋之似麪可作餅蜀志莎木峰頭生葉出麪一樹出一石而味似

枕擲又廣志云擣篩乃如麪不則如磨屑為飯滑軟
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又曰革賴蕭鄭樵辨曰萍者水中
浮萍也江東謂之藻是也蘋水菜也葉似車前詩所謂
于以采蘋是也革蕎蒿也即賴蕭詩所謂呦呦鹿鳴食
野之革是也

鄭又云蒟醬曰浮留劉淵林蜀都賦注緣木而生其
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辛香生巴蜀嶺
南司馬相如使蜀而求之也其狀似革撥故有土革

揆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之謂之
蓼而不用其實按今人謂蓼葉西南夷傳南越食唐
蒙枸醬晉灼注枸音矩徐廣注枸一作蒟音蓼木似穀
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酢蓼劉德云實長二三寸味酢
取以為醬羹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實不長二三寸味
辛似薑不酢其說之不同如此

昔和草曰烏韭曰垣羸曰天韭曰鼠韭生於屋上曰屋
游生於屋陰曰垣衣在石上謂之烏韭在地上謂之地

衣在井中謂之井苔在牆上抽起茸茸然者謂之土馬
駿生於水中謂之陟釐生於石上謂之石花生於海中
石上謂之紫英松上之衣謂之艾納以和香燒則烟直
上元人錢某號艾納本此

鬱金香草也十葉為貫將以煮之用為鬯為百草之英
合而釀酒以降神也於後世為姜黃作燄瀋臭一云出
大秦國如紅藍花不知三代時大秦國何嘗通中國耶
物以時變或鬱金漸不香或其種中絕而薑黃特其貌

之近似者耳

宜男草人亦謂婦人佩之宜丈夫及子非也廣州記曰
小男女佩之臂上辟惡止驚花生糞穢處頭如筆紫色
朝生暮謝小兒呼為狗溺臺又名鬼筆殊非佳草此間
園林雨後生一物極類之名鬼脚指疑即此也

諸葛出師令軍中所至種蔓菁云有六利一曰蕪菁一
曰須一曰蕘蕓一曰葑蓬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秋食
莖冬食根在宋時三蜀江陵人猶呼為諸葛菜大槩似

松而有頭南人種之至三歲則變為松矣云河朔至多
余數遊其地未嘗見也

靈壽杖顏注木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圍可三四寸
自然合狀不煩削治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六